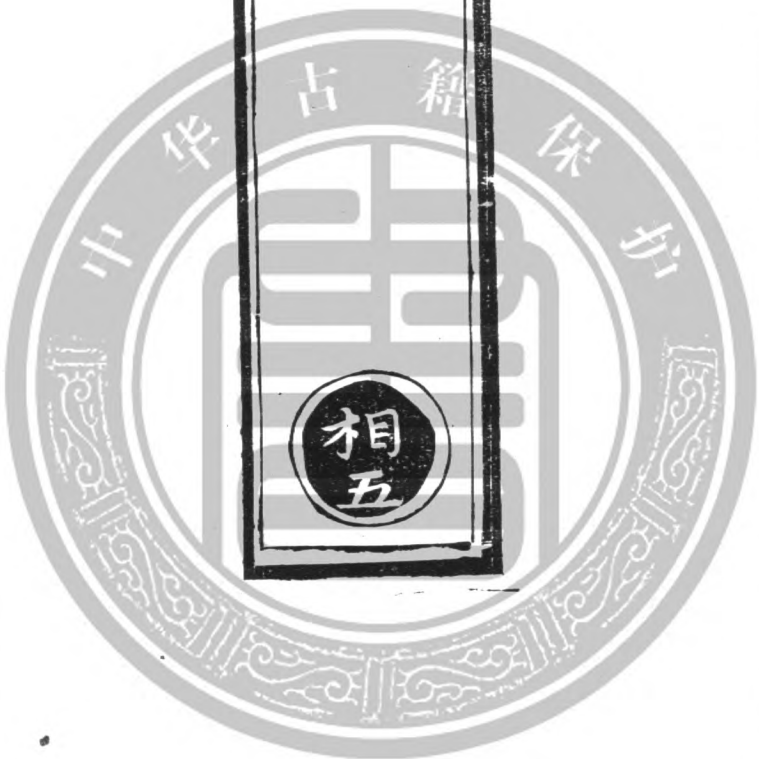


弘道錄卷之三十七

相五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相五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

相五

一

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



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祝哽在前祝饔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
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
為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大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

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
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
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
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

門冠帶之人不過觀聽之美所謂人倫孝弟無所闕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

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

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
自變服臨喪送塋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錄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
然後有儒佛乃何為者哉帝知崇儒養老
而又事佛乎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

相五

二

儒之貴不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
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
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
蚺蜥蜴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
虛寂滅即心見性自然惠覺安在其四十

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少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徒履迎門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
揖入為上客

錄曰愚觀肅宗之論二子盖不但言語文
字之間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
矣駟前奏記數十指切長短至憲不能容

相五

三

而能潔身遠引所謂即鹿無虞幾不如舍
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
至吏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
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

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詩顏氏春

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
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
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
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為之語曰膠漆
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錄曰愚觀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
較耳遐哉邈乎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
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
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能
及矣

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
學號為聖童更始元年以為會稽都尉時年
十九到任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
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
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吳有
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
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
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

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
備採錄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
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

錄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逃觀諸
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遁也時大蹇朋來延

相五

四

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
中正之節者也卒能使龍丘感動願得備
錄孔子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其斯
長孫之謂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邴原相友游學於異國

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度虛館以
候既往與語唯於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
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而成
邑遂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
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
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
分置井傍汲以相待而不佞知來者恠之問
知寧所為乃各相責讓不復爭擾鄰有牛暴
田為牽著涼處自為飲食子主大慙若犯嚴

刑禮讓移於海表黃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
司徒華歆薦寧詔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明帝即位歆為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
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
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

相五

五

息窮巷飯鬻糊口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
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
色久而弥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寧澡身浴德遭亂弗迷臨治弗屈可

謂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至死不變者也其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不可同日而語矣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於新野回謂備曰此間有諸葛孔明其人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始曰君與俱來庶由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欲見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詣亮於隆中凡三顧乃得見

錄曰蹇之上六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時權御已移漢祚將傾險難之極也玄德

冒險而起，危蹇窮蹇，又無倚賴，苟非剛明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豈能出於蹇乎？故其象為大善之吉，其占為利見大人，三顧之禮有由然哉！然則所以勸備者，雖由於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

於初矣，豈偶然之故哉！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授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

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
父仲華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
文帝上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上不能
用遂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乃續詩書正禮樂
脩六經贊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

相五

六

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瓌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太雅潁川陳叔通等
咸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
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及

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
之有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縊曰文
中子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錄曰按東臯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
貞觀初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
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
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
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及叔達撰隋史淹
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太尉
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

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
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其後君集果誅
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遺之
無足恠矣至樵作通志願亦之循其舊不
為立傳果何為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

相五

之功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錄之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為先聖顏
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
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
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

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又挾策負素分集
京師文治蝟馬勃興糾侈袂曳方履閭閻秩
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錄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
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

隱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
內而閨門之內蕭牆之間不能無慚德焉此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焉者而挾策負素固不
若鳶飛魚躍之妙矣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
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

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
其與三師書禮皆前後稱名惶恐

錄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以王珪為
魏王師則先拜以玄齡為太子師則又先
拜至是著為定式俾其子孫世守之柰何

不旋踵而忽亡其故何歟彼三師之設肇
自周公內有元聖之德外抗伯禽之法則
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
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凡拜揖進退之
間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術耳何

足貴哉蓋不但旋踵之間可以廷辱師傅
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此錄之意也

高士廉都督益州為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
勉勵後進學校粲然復興有朱桃椎者隱居
不仕沉浮人間竇軌鎮益聞而召見遺以衣

相五

八

眼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
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
受每為苦履置於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
為驚米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見
議者以為焦光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

至降階與語每令官僚存問以近代以來多
輕隱逸士至是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錄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平
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庶頑立懦苟非加意
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于至貴不能

顯其化此穰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

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
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
有二老李元爽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
賡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杜祁公衍

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沛國朱貫始平馮
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暇日為睢陽五老會
賦詩酬和怡然相得形於繪事以紀其盛元
豐中潞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
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皆
相五
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
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
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
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
潞公願預其會獨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

其人請入會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有
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
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
中旦程大中珣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
繪像資聖院溫公又為真率會皆洛陽太平
盛事也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取神宗
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竚瞻堂塑像其中
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錄曰洛陽天下之中鳧鷖既醉之風不知
幾及見矣數老者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措

範也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錄之

宋名臣錄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
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
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
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
尺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程門之立雪
千古以為美談也歟

列傳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峯一見竒
之許以文著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
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性復高介有
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傳
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

相五

十

俛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
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為我
紹介乎又深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
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將荐於朝亦屬觀延
至師道答曰辱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

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
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
予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然以先生
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俾為士
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
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
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
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
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
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錄曰萬章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又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又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

相五

立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峰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况其他者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

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明王直撰李時勉贈行序云正統十二年祭酒李先生乞骸致仕六館諸生俵然若無所依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至是無可奈何乃言於上取其平日行事為十題良工繪圖諸在廷各識以言及行太學師王送者凡二千餘人諸教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宣然前導遠近觀者塞路一時道傍行旅至不得往來

商賈亦為之罷市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
有為之泣下者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
未見其比俾後世傳之足以見今日尚賢之
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

錄曰宋臣有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

至誠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衣冠禮樂填
街塞市何其盛也至明年己巳之變兵甲
壯士弥山滿谷又何其僊也誠使正人者
珍重信任留之闕廷將姦人可杜邪謀可
塞奈何首木方除乞骸遂篤至諸生無可

奈何嗚呼觀此一詞則伏闕叫闈所由以
起而訖於權姦不得不為虛禮之文以光
先生也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而識
者實衷憂國之歎焉此又不可不知

明臣錄尚書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未冠入

相五

十二

郡庠流輩方務舉業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
下筆輒有老成風格然屢試不第將絕意仕
進不復應舉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知非凡
鳥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遂中第三會試
第一入試大廷狀元及第先是由貢入太學

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
江陰卞華伯亦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徐武功
性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及入
翰林凡有作即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
者稱為匏庵先生

錄曰夫禮也者起也起者作興之謂也時
文定久需於次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遣
於尋常者蓋萬萬也故勃然而頭角崢嶸
焉而際會異然則禮之於士其可少哉其
可少哉

布衣陳真晟漳州龍溪人本出海濱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
能自拔流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期薦
有司至福州閩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
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
相五
之學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
敢僭謂所也為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
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莆人雖多儒家自
布衣而學術始淳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
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至今猶傳之云

錄曰李文毅之贈送弟子所以崇其師也
吳文定之敦遣師所以隆其弟子也若夫
陳剩夫之從好非師非弟所以自待也三
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